

二十五史補編

史記兩漢書三史補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二十五史補編

史記兩漢書三史 補編

K204.1
E102
:4.1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1685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史記兩漢書三史補編/二十五史補編編委會編.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 3
(二十五史補編)

ISBN 7-5013-2730-0

I. 史… II. 二… III. ①中國—古代史—紀傳體②中國—古代史—漢代—紀傳體
IV. ①K204.2②K23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41457 號

責任編輯:張愛芳

封扉設計:姜尋工作室

書名 史記兩漢書三史補編(全四冊)
(據開明書店版影印)

著者 二十五史補編編委會 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大興古籍印刷裝訂廠

開本 850×1168(毫米) 1/16

印張 161

版次 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730-0/K·1064

定價 600 圓

二十五史補編刊行緣起

我國歷代的史書，既然有了本紀，又有專傳跟類傳。本紀記着年月，差不多是一條時代的案子；專傳跟類傳記載各種人物，給人羣的活動照一個相；這兩部分互相輔佐，功用才見得顯著。可是社會各方面的進展跟變化，千頭萬緒，好比一團亂絲，如果沒有另外的方法把它梳理，讀史的人就不能夠把握那些事象，得到個明確的概念。所以紀傳以外，又定下了表譜書志的體裁。然而歷代的史書裏頭，表譜書志未必齊備；那原有這些門類的若干史，又往往因為當時作者的疏忽以及後世傳刻的錯誤，引起讀者的憾惜。歷來的史學家彌補這種缺失，做了許多的工作。歸納起來，不外乎三類。一是補作的工作，像錢文子作補漢兵志，郝懿行作補宋書食貨志等就是。二是校正的工作，像王元啓作史記月表正譌，汪遠孫作漢書地理志校本等就是。三是考訂的工作，像梁玉繩作漢書古今人表考，姚振宗作隋書經籍志考證等就是。

這三類的書籍大多分散在各種叢書裏頭，很少單行的本子。誰要閱讀，只有去搜索叢書；如果沒有充裕的財力跟時間，這個願望就難以達到。又有一部分還只是稿本，並沒有刻過；那就即使有了充裕的財力跟時間，也很不容易有遇見的機會。我們常常這麼想：如果把這三類的書籍，分散在叢書裏頭的以及還只是稿本的，彙集在一起，加到全史裏頭去，在讀史的人實在是極大的便利。我們的能力雖然薄弱，我們應該對文化界盡這一點責任。

我們抱着這個志願，隨時搜求叢書跟稿本。到現在，關於補訂各史表志的書籍，古人作的跟近人作的，差不多齊備了。我們就把這些書籍彙印在一起，叫做二十五史補編，讓它跟我們印行的二十五史相輔而行。

這個補編裏頭包含着天文、地理、兵、刑、食貨等各方面的材料。誰要研究文化史上的任何題目，這裡給他預備着充實的庫藏。關於經籍源流的材料，這個補編裏頭尤其豐富；把所收的藝文志、經籍志合起來計算，比較八史經籍志多到兩倍。我們猜想，研究目錄學的人更將歡喜這個鉅大的結集。

姚振宗所著隋書經籍志考證等七種，稱為快閣師石山房叢書，在目錄學方面的價值，梁任公先生曾經竭力表章過。但是，

適園叢書所刻入的僅有兩種，浙江圖書館所排印的也還不到一半；文化界沒有窺見全豹，一向引爲憾事。現在我們在補編裏頭發表這一部極大的名著。汪士鐸的南北史補志由淮南書局刊行，只有十四卷，實在是一部分罷了。現在我們訪求到他的未刊稿十三卷，收在補編裏頭，除尚缺南北史藝文志三卷外，就是完璧了。萬斯同的歷代史表，舊刻本跟廣雅刻本都沒有完全。他的遺稿藏在鄞縣馮氏。現在承馮氏借給我們收印，計有未刊稿一十七種。對於關心文化的人，這些應該是值得興奮的消息。

在確定這個目錄以前，我們曾經跟南北的史學家、目錄學家通信商榷。他們對於我們的志願竭力贊許，對於補編的完成尤其抱着熱烈的期望；來信跟我們斟酌體例的，向我們提示意見的，每一位先生總有三四通。他們的好意使我們永遠感激，僅僅道一聲謝，那是太虛浮了；也使我們非常安心，因爲這個目錄不再是少數人的私見，而是許多專門學者的公意了。

歷來的史學家還做過許多旁的工作，有的關於紀傳的補訂，有的關於一般的考證；這類的專著跟札記也非常多。因爲屬於表譜書志的範圍以外，且待將來再打算結集。甚麼事情都一樣，既然認清了目標，只能一步一步地做去。

序

「吾華有五千年之歷史」此國人常作之自豪語也。問以史何在，必將曰：二十四史不充棟乎？增以新元史爲二十五，不尤富乎？然史之可貴，匪特在其卷帙之繁重，敘述之詳明，裁斷之有制，又當字字有來歷，其所根據之原料可得而勘證，示人以必信焉。自趙宋而下，修史時所根據者，今雖不可盡見，而政府公文、地方志乘、私家著述，存留者並多，猶得藉是以審察其然否。若上溯唐五代之前，刻版未興，直接史料亡失垂盡，固亦有劫餘之金石遺文及故書雅記在，然而其物過於零星，未足以供系統之探討，言史事者惟有據十七史爲惟一之資源。所謂五千年之歷史，前四千年祇此而已，此無可奈何者也。

治中國史學者之不能捨棄歷代正史既如此，而正史中之表志，於典章之沿革、人事之變遷，各盡其貫穿綜合之任務，使讀者對於歷史現象有整個之認識，則更爲此資源中之真精實髓。原表志之體創於司馬遷，雖亦有所因，而與紀傳相輔以作全書之綱領，則其前未嘗有也。夫表之爲用，不僅旁行斜上，而在乎鉤玄提要，志之爲用，亦不惟整齊故事，而在乎原始要終。人事前後相循，不容隨朝代而割裂，故每代一史，本非其宜，然古今作史者縱自以爲成一家之言，而在讀史者視之，則實爲綿延相承之作。鄭樵深譏斷代之史，因自作通志以變其體，然通志紀傳至今無讀之者，固由其材料不能出前人之外，亦以世人視各種斷代史之彙合，卽爲通史耳。若一史之中，表志有關，則讀史者目之所觸，惟有林林總總之故事浮動於前，無由得其綱領，而前後相循之人事亦爲之斷而不續矣。

正史不皆有表志。二十五史中，表志齊備者，惟史記、稱書不稱志、漢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九種；其有志而無表者，則有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稱考不稱志等九種；自餘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北周書、南史、北史等七種，則並表志而無之。此無表無志之七種與有志無表之九種，其不能稱爲完善，自不待論，卽就其有表有志者觀之，作者之學識與其所取之材料俱未嘗無瑕可指。故若曰：「二十五史多缺憾」，此固平心之論，非吾輩之有意輕侮古人也。此種缺憾，古今學者感到者至多，爲欲彌縫之，是以相率起任補正與考釋之工作。凡前史有而後史無者，則補後史，若萬斯同、錢大昭、洪飴孫之補表是也；後史有而前史無者，則補前史，若錢文子、錢儀吉之補兵志是也。案兩錢氏補兵志固未能下接兩唐，然實用

後世史籍體例。至於會通前後，卓然自立，若梁玉繩之於古今人表，章宗源、姚振宗之於隋書經籍志，則志在治數代於一鑑，而不僅依傍一史。此融貫諸史事實，其可貴者一也。諸史表志之中，闕漏遺逸，所在而有。闕漏則當補，遺逸則當正。若吳卓信之於漢地理志，溫日鑑之於魏地形志，致力之深，凌駕前哲。此作古人之諍友，其可貴者二也。至於校正之事，爲術雖微，其效則顯，得是爬梳，書乃可讀，是亦有不廢之功矣。

正史之缺憾，賴古今學者之努力，受其彌縫者已不在少數，後人儘可利用已有之成績而作進一步之探求。但此已有之成績，將何從而求得之？憶十年前，顏剛好治目錄學，於各史藝文志之補證畢力搜尋，然而補晉志者，秦榮光、黃逢元二本未有聞也，文廷式之本則蘊之於心而未有見也。游浙江圖書館，見姚振宗諸稿，意戀戀而不能得也，悵惘盈懷，猶如昨日事。夫居於五都之市者，尙艱於彙合如此，況在僻壤，志學之士有不抱漏卮之書以終古者耶？蓋此諸作，作非一人，人非一地，地非一時，往往散見於叢書全集之中，非有力藏書者不易具備，其刊爲單行本者，則卷帙短薄，隨時有亡失之虞。至於孤留之稿本，則即在親戚姻婭間亦有不得覩者矣。以材料之不集中也，故讀史者欲覓其一種，恒東西尋索，空手而歸，謂非學術界之大憾事乎！

四十年前，張之洞總督兩粵，開廣雅書局於番禺，所刻書以史學者述爲最多，彼蓋有志繼阮元學海堂經解之業而爲是「史藏」者。其後離粵，未立總名，上海書肆集其史部而石印之，顏曰史學叢書，凡二集，爲其但供試場之用也，影縮過小，可檢而不可讀。顏剛幼時見之，詫爲奇觀，以爲清人考史之書網羅盡矣。稍長，好聚目錄，乃知此類書未刊者尙多。及遊學北平，往還之師友多治史者，益見珍祕之籍，而惜其不得彙合於一編。私計學海之後復有南菁，不審廣雅之作亦有嗣晉者乎？顧瞻八表，實勞我心。今春過滬，於開明書店見二十五史補編之目，知舊友王伯祥先生鎮江主持斯事，俾與縮本二十五史並行，以便讀史者之相互勘證，從此無患乎原書之闕漏，亦無惑乎原書之違迂，搜羅之博，遠軼廣雅，凡茲世所能致者幾於無不備焉，爲之喜而不寐。夫爲昔人著作謀盡其用，爲後來學術廣闢其門，使材料不集中之苦痛從而解除，此真無量之功德，所當爲史林永頌者已。

補編所採，原共一百七十餘種，其後邀約同好，四出訪求，竟得超過二百四十種。堅毅之忱，使人欽服。此二百餘種中，舊有刻本者凡一百八十餘種，稿本僅存者得六十餘種，萬斯同、汪士鐸諸家沈寘已久之書，賴斯而顯現，洵可謂爲近年史學界中一絕大快

舉。夫使我輩眼福可誇耀於前人者，開明書店之力也！

此書之出，非書肆中有此一舉爲已足也，必將有以答對今昔諸賢爲學術工作之苦心，而後可以無愧。其道伊何？不揣譌陋，約而陳之。昔之補表者多爲職官，補志者多爲地理、藝文，作者就材料之便，著此先鞭，分所應爾。然我輩生於今日，既有新問題，斯有新需要，於民族、社會、宗教諸端，俱當加意搜補，一也。有宋以還，治史者多殫心史、漢、表志補正之作，遂以史、漢爲最富。此自個人工作言之，固爲美滿之成就，而自史界全體觀之，則頗違於詳近略遠之旨。此後要當留心近古諸史，毋使數十年後，書肆廣續編輯，仍有材料不平均之憾，二也。夫史料愈近愈豐，其於人事之關係亦愈近愈切，補編雖大抵以二十五史爲範圍，而我輩工作實不當以此自限。清史稿聞將解禁，其志如藝文、邦交、食貨之屬，在在皆可補訂。以今日去清之近，直接史料保存之多，采銅於山，固不容異世之學者強而任之耳。

或曰：洵爲采銅之說，則前人之業非矣，彼輩無新材料而惟於舊史之中抽取記錄者也。此增補之書雖累百千萬言，其材料曾不能越出舊史之外，夫安貴有此重牀疊屋之舉？答之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所貴乎學者，爲其能盡物之用也。司馬遷作八書十表，其見於紀傳之材料十五六，彼果何爲而爲此？亦曰藉表志之嚴整以濟紀傳之散亂，以盡史書之用而已。前不云乎，表志者紀傳之綱領，夫作綱領者豈必待新材料哉？慎擇之斯可矣。今人孰不知二十五史爲中國歷史事實之所蓄萃，然能用之者有幾人？立一論題，查不知其材料所在，雖有其物，不能見也，是無綱領之害也。如是，則有史如無史，誠能整理舊材料，使物無遁形而人恣其用，爲益之大必不在發見新材料下。何況清人博雅之風自經被史，類能以新材料證故籍，故補百官表者有印章與封泥焉，補世系表者有碑辭與墓誌焉，何得云不越舊有史書地不愛寶，古物日出，我輩生於今日，惟有隨時增補之，使無一物失其所。前人之業，可修正而不可非也。

「中國通史」之呼聲，聞之彌久，而其書至今不出，是非今日史家之咎，乃其憑藉之不厚有以致之。爲是業者若不於史實有深識達觀，於材料作廣搜博辨，則其書之成曾無以異於學校教科。我輩倘有志於是，必將對於二十五史與此補編思所以盡量使用之術，且汰之存之，使無一字之虛濫，而於向日被屏於歷史範圍以外之材料及地下新發得之材料則以新方法比次之，新眼光

判斷之，俾與舊有史書之汰存者融而爲一。分途並進，鑠而不舍，數十年後必可爲中國史學放一異彩，通史之出現乃有期也。值此補編發行之日，喜基礎之已奠，敢操券而待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顧頡剛書於北平。

凡例

一 本編所收，一以表志爲限。凡增補、注釋、考訂、校勘諸作，不問往哲遺籍，時賢近著，知見所及，靡不甄采。良以學貴博綜，無取專己；職在廣羅，弗嫌標榜也。

一 凡表志諸籍之頭迄分明，自成體系者，無論單行、叢刊，或一書之附錄，如玉海附刻之漢書藝文志考證，水經注圖附刻之漢志，遼文存附刻之遼藝文志等，一律收采。其有附屬全帙，首尾難析者，如沈欽韓、周壽昌、王先謙諸家之於漢書等，雖各具表志之品目，實自爲專書之一部，勢難割裂，祇得舍旃。

一 全書編次，悉依列史前後爲序，區分若干部。每一部分，先表後志，以類相從。著錄諸書，亦略詮作者時代之次，藉成條貫。其有專述偏方割據之政制更革及域外諸族之動態者，則別置各部之末，以清眉目，如練恕之之西秦百官表及沈維賢之兩漢匈奴表與晉五胡表等是。

一 本編序次既以列史各具統系爲準望，則分別部居，自宜體段分明，鮮涉牽掣。除徐文范之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及錢大昕之遼金元史朔閏考等無絲割截，祇得就其偏重之傾向，量爲配置外，他如萬斯同之歷代史表及謝鍾英之三國大事表等，胥依部類分隸，不相雜廁；仍於析出之主籍或先見者，備錄原刊序目，俾存厥初。間附小疏短說，以著更易之故。

一 所收諸籍中，其有全錄舊史原文而別綴論述或校記者，如汪越之讀史記十表等，則依夏燮之校漢書八表例，祇載綴語，刊去舊文。蓋二十五史全書具在，無煩纏出，徒占篇幅也。

一 本編輯集之初，除一部分稿本，縱橫鉤乙，不能影印外，餘擬悉用照相鉅版縮印。但細核各本：有板刻漫漶，模糊不清者，如章宗源之隋書經籍志考證、呂吳調陽之漢書地理志詳釋等，是有校刻欠精，紕繆待勘者，如包刻、吳卓信之漢書地理志補注等，是（號稱精善之汪遠孫、錢坫、全祖望諸本漢志，亦時有誤字。）有格式穴雜，字體過小，不合本編縮攝之標準者，如廣雅本東晉南北朝輿地表等，是有本爲鉛印石印，不能再縮複製者，如顧櫬三之補後漢書藝文志及丁錫田之後漢郡國令長考補等，是

甚有紙色過舊，黯淡不任照相者。既無他本可以抽代，自不能任其沿誤，終滋遺憾，因定一律改用排版。原本大字，用五號；細書，用六號。均直行，不夾注。植字既極疏朗，行款亦復畫一矣。其有徵引顯謬或漫患缺脫之處，亦得隨時發本勘補之。

版本之選擇：凡傳刻多者，取初刻本。刻本有異同或卷帙有多寡者，取善本或足本。其有後賢訂補之作，刊行時已包有先輩原著者如謝鍾英之於洪亮吉，楊守敬之於吳增僅等，則逕取後來之本，仍冠原著姓氏，庶篇幅約省，而淵源不昧。其刊本與稿本顯有異同者，則兩本參校不嫌複出，如萬斯同之南唐將相大臣年表等六種是。

表之爲用旁行斜上，利在經緯分明，縱橫可通。然亦有性質相同而體式不一者，有分別項目本無一定標準者，有因橫格太多分截轉行而反使系統惑亂者，亦有本無縱橫關係而漫爲填格者，殺雞紛錯，先後異轍。至於空格遼闊，浪費紙幅，抑又其次。因就有衡直關係之世系表，如周明泰之三國世系表等，有分合關係之輿地表，如吳增僅之三國郡縣表等，仍用原式。其他如本無縱橫分合關係之大事表、職官表及以封爵傳襲爲主之世表等，則悉依諸以敦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之例，改用直行提書。其有旁行枝出之文，必注前後關連之迹，務使體系不亂，而經緯仍極分明。區區之意，覽者諒之。

校勘主旨，惟在求是。偶有不安，必資比對。異字歧義，擇善而從。其有必須說明者，亦別附校記或跋語於書後，藉示矜慎。但同人知能有限，闕失必多，何敢以掃葉自文，尙望方聞達人不吝教益，俾於種版時得以藉手更正，學術幸甚，同人幸甚。

目錄

第一冊

《二十五史補編》刊行緣起	一
序	一
凡例	一

史記

讀史記十表	汪越	徐克范	一
楚漢帝月表	吳非	二七	
史記月表正譌	王元啓	四五	
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校補	盧文昭	五七	
史記三書正譌	王元啓	五九	
史記三書釋疑	錢塘	九九	
史記天官書補目	孫星衍	一一九	
楚漢諸侯疆域志	劉文淇	一二三	
漢書(一)			
校漢書八表	夏燮	一三五	
漢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二一七	
人表考	梁玉繩	二二九	
人表考校補附續校補	蔡雲	三六五	
校正古今人表	翟云升	三六九	
漢書律曆志正譌	王元啓	三八五	

第二冊

前漢書食貨志注	劉光賁	三九三
補漢兵志	錢文子	四〇七
漢書地理志校本	汪遠孫	四二五
漢書地理志補校	楊守敬	四五九
漢書地理志校注	王紹蘭	四七一

漢書(二)

漢書地理志補注	吳卓信		一
新輯注地理志集釋	錢坫	徐松	
			五一七

第三冊

漢書(三)

漢書地理志詳釋	呂吳調陽	一
漢志釋地略	汪士鐸	五九
漢書地理志稽疑	全祖望	六五
漢志志疑	汪士鐸	一〇三
漢志水道疏證	洪熙煊	一〇九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	陳澧	一三五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補正	吳承志	一六七

漢藝文志考證	王應麟	二〇三
漢書藝文志拾補	姚振宗	二五一
漢書藝文志條理	姚振宗	三四一
漢書藝文志舉例	孫德謙	五一三
前漢書藝文志注	劉光黃	五二九
新莽大臣年表	萬斯同	五四七
新莽職方考	譚其驥	五四九
前漢匈奴表併附錄	沈維賢	五六九

第四冊

後漢書

補後漢書年表	熊方	一
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	諸以敦	三九
後漢書補表	錢大昭	七三
東漢諸帝統系圖	萬斯同	一三一
東漢諸王世表	萬斯同	一三五
東漢皇子王世系表	黃大華	一三九
東漢外戚侯表	萬斯同	一四三
東漢宦者侯表	萬斯同	一四七
東漢雲臺功臣侯表	萬斯同	一四九

東漢中興功臣侯世系表	黃大華	一五三
東漢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一五九
後漢三公年表	華湛恩	一七五
東漢三公年表	黃大華	一八五
東漢九卿年表	萬斯同	一八九
後漢公卿表	練恕	二〇一
後漢書朔閏考	徐紹楨	二二三
漢志郡國沿革考	黃大華	二七九
後漢縣邑省併表	周明泰	二八一
後漢郡國令長考	錢大昭	二九七
後漢郡國令長考補	丁錫田	三〇五
續漢書志注補	盧文弨	三一
補續漢書藝文志	錢大昭	三二一
補後漢書藝文志	侯康	三三一
補後漢書藝文志	顧懷三	三五七
後漢藝文志	姚振宗	五三一
補後漢書藝文志併考	曾樸	六七三
後漢匈奴表	沈維賢	七九三
《二十五史補編》總目		八〇五

第一冊目錄

《二十五史補編》刊行緣起	一
序	一
凡例	一
史記	
讀史記十表 汪 越 徐克范	一
楚漢帝月表 吳 非	二七
史記月表正譌 王元啓	四五
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校補 盧文昭	五七
史記三書正譌 王元啓	五九
史記三書釋疑 錢 塘	九九
史記天官書補目 孫星衍	一一九
楚漢諸侯疆域志 劉文淇	一二三

漢書(一)	
校漢書八表 夏 燮	一三五
漢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二一七
人表考 梁玉繩	二二九
人表考校補附續校補 蔡 雲	三六五
校正古今人表 翟云升	三六九
漢書律曆志正譌 王元啓	三八五
前漢書食貨志注 劉光賁	三九三
補漢兵志 錢文子	四〇七
漢書地理志校本 汪遠孫	四二五
漢書地理志補校 楊守敬	四五九
漢書地理志校注 王紹蘭	四七一

讀史記十表

清汪越撰徐克范補

梅子方臥病坐吉山中得汪子師退所纂讀史記十表而霍然興也夫史者經之翼太史公史記掇拾亡秦燬燼之餘欲以上繼刪述其義例皆特創爲歷代史書所宗其世家列傳以及八書或以國以人以事既各自爲首尾而挈其要於本紀又復爲十表以經緯之然後數千百年之平陂得失如指諸掌顧後之作史者多缺表何也才有短長亦不能如司馬氏之父子相繼積歲網羅參互以定其指歸故所記注者雖只一代而不能表其年月然則十表者豈非太史公作書精意所存哉而經生家之讀史記或取其筆墨之高古以爲程度或徵其事實之詳覈以資辯議至于諸表各有小序讀者未嘗不愛其文辭而表中所列之經緯次第初無寓目焉者蓋有之矣又何暇深加討論乎汪子此編能一一爲之疏剔使史記百三十篇之大義微旨皆炳然躍然於諸表之中可謂好學深思而心知其意者也其自小司馬而下以及宋明近代諸儒之所注釋譏評皆博蒐彙列而平懷以折其衷不爲激論高言以吹索瑕疵亦不爲曲說苟同以巧相傳會談言微中要歸於理汪子經術之精深不於茲見一斑乎余爲之反覆尋繹整然有當於心謂其可以爲讀書者法也因爲之書其後

尙書稱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紀年之法肇此矣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二百四十二年間積二千九百九十三月天道昭然人事概舉爲萬世史法之祖三代以下其有稽歷譜牒指陳時政以紀年法尙書春秋遺意者其在司馬太史史記年月十表乎後世讀史者於十表不甚省覽即覽矣孰是鉤深索隱心解神悟多所證發者大約以十表空格遼闊文義錯綜不耐尋討亦古今才學人之通病也春穀汪君師退沈酣於史漢諸書就史表釐其所得爲一編宛陵梅先生已爲之序猶嘆然不自許致書余家弟堯民冀得一一是正可否而堯民果出其平日所得者補之剖其義類考厥異同萃羣書發揚疑意真可並駕齊驅行遠合轍者嘗竊綜十表論之敘三代必始黃帝何也孝武帝嘗曰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史公于封禪一書特載其至黃帝之冢而祭之則自黃帝而後三世而顯項四世而帝偕夫且而唐而虞而夏而商而周也此史公微意也十二諸侯者首冠以周不直曰宣王元年而曰共和是時厲王雖流尚在處故不得即書宣王共和內諸侯也則亦序王人於諸侯之上也始是而訖於孔子是猶終於獲麟之義也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或以爲賤吳不數非也秦自襄公盡有西周之地卒并天下不得終列於諸侯

亦猶秦魏韓趙楚燕齊七雄號闢分裂中夏而但繫之以六國六國具爲秦并故因秦紀踵春秋之後始周元王訖秦二世也至若秦楚之際世更運促陳涉起陳凡六月武臣起趙凡四月皆繫以月而不年是矣而其中有四十八月三十八月者何以不年其時統無所屬不得以正元起數則直曰一月二月云耳按古公緘鼎銘云惟十有四月戊命尊云十九月管子書云二十四月二十八月書法古有是例不始龍門乎漢興以來同姓爲王者九國代最先次齊趙淮南次楚燕梁次荆次淮陽不數吳者吳最後以荆絕乃封也其後分王支庶凡百餘國疆幹弱枝之勢成而異姓擅權竊奪亦卽由是起矣高祖功臣天下初定唯十八侯至陳平終竟列侯第錄百四十三人觀所以得尊寵廢辱者是亦考銳得失之林也孝惠孝景歷載五十諸呂構禍吳楚連兵欲盡令忠如長沙著爲令甲往往難之建元以來封爵凡七十二國自周子南君平津牧丘而外樂通以方術餘皆多起於邊境征伐所由與漢初功臣異矣歷元光抵太初王子侯者百六十有二而坐酎金國除者五十有八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果爲稱頌不衰者耶將相名臣表首以大事爲主而有相位者位當爲立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邦之神位鄭康成注曰故書位作立鄭司農立讀爲位

讀史記十表目錄

古者位立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爲公卽立是相
位卽爰立作相之說也高后八年七月辛巳食其
爲太傅九月丙戌復爲丞相以長曆推之八年七
月不得有辛巳九月不得有丙戌次曰將相周勃
以太尉爲相太尉亞夫爲丞相並書於是故直曰
將相或又曰相當爲位凡此隨事逐書零落布散
不啻如斷爛朝報非實有殫精畢慮鎔鑄經史者
惡觀其讀而能疑疑而復補也哉且史記一書非
盡皆史公之本文也史公記事訖於天漢自是以
後卽褚少孫所補也又案成帝時長安人馮商待
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從是觀之史記一書
其有得免割裂譌缺者亦已少矣堯民著述等身
慨然以考訂自任行將大抒其所蘊備問史館爲
石室蘭臺之望今乃於讀十表而補之疑之抑猶
是膏之殘而覆之膽也然而缺者補誤者刊疑者
析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其取義精矣其用心可
謂勤矣亦可以謝師退是正之請已自是史記一
書紀年紀月不媿爲尙書春秋嫡系卽十表空格
遼闊微言大義俾人人皆了然於心口問者未必
非堯民所證發之力也余家自史記音義而外復
有是書是殆於史記均有補大浴日之功者與
雍正元年夏六月當塗文靖位山序

卷之一

讀三代世表

卷之二

讀十二諸侯年表

卷之三

讀六國年表

卷之四

讀秦楚之際月表

卷之五

讀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卷之六

讀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卷之七

讀惠景間侯者年表

卷之八

讀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卷之九

讀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卷之十

讀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太史公自序曰孔子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新宏漢儀駐太史公武帝置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讀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可馬貞曰公者選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按還序中亦自稱太史公非但尊其父也 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漢卒三年遷爲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述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顏師古云並時異世年表差殊難以明辯故作表也正義云起黃帝訖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

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觀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以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正義云譜紀不明故有司無所踵繼其後疆弱之原乃云以世相代都無有所錄記也按云字疑亡字之訛見亡以論其世也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歸德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按太史公自序在史記篇末其歷序所以著本紀世家書表傳之意是一片文字不可割截茲所刪取特以其辭簡明使讀者觀其持論大旨耳至每表之前各自有序惟將相名臣關此固具載全表也

司馬貞曰應劭云表者錄其事而見之按禮有表記鄭玄云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者須表以明之故曰表也

張守節曰表分代系年封又云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也

鄭樵曰史記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

林駟曰嘗觀遷史之表矣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考黃帝之初先列諸系以祖宗爲經以子孫爲緯則五帝三王皆出于黃帝此帝王授受之正統可見也六國年表所以示天下之名分故齊康公之十九年爲田和遷居海上而書曰齊太

公卒田和亦稱太公且繫之康公二十年康公既卒始書田齊此尊卑逆順之正理可見矣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繫大事記明職分也凡表經者爲經者爲緯

王應麟曰班固謂司馬遷史記十篇有錄無書顏師古以爲十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也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闕前序按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則當日全書已成或後散失故闕十篇耳

按表者紀月編年聚而爲繪圖指掌經緯縱橫有倫有脊其書法謹嚴幾於春秋大義數千炳若日星矣至所不言尤寓褒譏未易測識後人欲穿鑿立論復所未安誠會本紀世家列傳窮厥事理當自得之也

讀史記十表卷之一

三代世表第一

〔黃帝〕〔倍屬〕黃帝生玄囂○按玄囂即少昊

金天氏

〔帝倍〕〔倍屬〕高辛生帝倍○按高辛即倍此誤

〔帝杼〕帝杼○按舊本作子系本作佇左國作杼

〔帝中丁〕俗作仲丁

〔昭王瑕〕〔曹〕太伯○按名脾振鐸子

按舊本此後載褚先生語一段按殷周以稱霍將軍又謂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故益封之百里索隱云褚先生蓋腐儒也言之不經無稽正史又按索隱各表述贊文義亦淺故皆不錄

讀三代世表

讀三代世表以黃帝爲主於顓頊屬倍屬堯屬舜屬於夏屬殷屬周屬皆曰黃帝生又曰起黃帝至顓頊三世起黃帝至帝倍四世起黃帝至倍子帝堯五世黃帝玄孫之玄孫虞舜明諸帝皆黃帝後也於夏殷周曰從禹至桀十七世曰從黃帝至桀二十世從湯至紂二十九世曰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周武王伐殷曰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明三代皆黃帝後也此必古譜牒如帝繫姓本有成文而史公據之以作表也

世表者但次其世不可以紀年故也序言孔子次春秋則紀元年正時日月序尚書則弗論次其年月蓋可詳者詳之不可詳者慎之故但據繫譜尚書作世表亦慎而闕疑之意也